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十三

起甲辰至乙巳凡二年

理宗十一

淳祐四年春正月壬寅朔詔邊將毋擅興暴掠虐殺無辜以慰中原遺黎之望帝製訓廉謹刑之銘戒飭中外以李鳴復叅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正僉書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初範為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太學

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史嵩之嵩之諷諫
議大夫劉晉之併論罷二人 戊午樞密院言四川
帥臣余玠大小三十六戰多有勞效宜第功行賞詔
玠趣上立功將士姓名等第即與推恩庚申以余玠
兼四川屯田使 二月癸酉出封樁庫緡錢各十萬命
兩淮京湖四川制置司收瘞頻年交兵遺骸立爲義
塚 三月以金淵僉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丁丑有
流星大如太白出于尾癸未填星守太微垣 五月
戊午蒙古兵圍壽春呂文德率水陸諸軍禦之 六
月庚午朔以呂文德爲淮西招撫使未幾文德又敗

蒙古兵于五河復其城 乙亥賜禮部進士留夢炎
及第第一人時徐霖舉禮部第一人亦同是科登第
霖因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顯國上疏歷言
其姦深之狀以爲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
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
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章
章然號於人使之爲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
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而
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柔弱者始雖欲爲君子終以名
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而義利之辨亦終暗於

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此嵩之變化士大夫
之術舉朝皆受其壘警鮮有不爲所欺也於凡善則
歸已過則歸君入以告於陛下者唯窺測上情承順
風旨出以語於人則曰某事吾所謂停也某人吾所
幹旋也是嵩之要譽于下而陛下叢怨于上也古人
所謂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者嵩之曷嘗有哉疏奏
見者吐舌爲霖危之 秋七月己亥朔祈雨 乙卯
招收沿淮失業壯丁爲武勝軍以五千人爲額 甲
子詔故直龍圖閣項安世正學直節先朝名儒可特
贈集英殿脩撰 八月壬辰太白晝見 蒙古諸王

拖雷第四子忽必烈思大有爲於天下延藩府舊臣
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
不羈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
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
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
隱武安山中久之天寧僧虛照招致爲僧往來雲中
值忽必烈召僧海雲海雲遂邀秉忠與俱行旣入見
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
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
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遂留藩邸

以承顧問 九月癸卯史嵩之以父病謁告許之甲辰史彌忠卒詔史嵩之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中外莫敢言於是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叩闕上書曰臣等恭覩御筆起復史嵩之令學士院擇日降制臣等有以見陛下念時事之多艱重大臣之去也臣等切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其意欲以期年之近而易三年之喪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愛於父母乎夫宰予期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垂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門而若人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不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禮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重輕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

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耻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覆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之去中外方以爲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

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夤緣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鼎鑄尚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弼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爲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爲邪禮子聞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引搖尾乞憐暨姦謀已遂乃始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夫以無父之嵩之而陛下必欲起復之者爲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刼制朝廷之

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爲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爾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爲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筭國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不知適以貽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

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爲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爲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爲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經喪之許堪故里巷爲十七字之謠也曰光祖做總

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于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氏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

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涕泣裁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曾於姦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耶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日一德享天生靈倚之以爲命宗社賴之以爲安我太祖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承王事所以爲生靈宗社計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其不能企其萬一况可匹休

趙普耶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驗也臣
又讀麻制有曰謀諭憤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况秋
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
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踰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危急
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
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刼制之謀也臣愚所謂擢姦臣
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切觀嵩之自爲宰相動欲守
法至於身乃跌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
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
下况復置諸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

於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進闕下爲陛下言者
亦欲挈綱常於日月重名教於丘山使天下後世爲
人臣爲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
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
教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胥爲夷矣惟
陛下裁幸不報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
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書畧曰天下有
一日不可廢之人倫人心有一日不可泯之公論大
倫之盡廢固不足爲亂臣賊子羞公論之不泯所以
爲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之情

亦可奪正以不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必至於無君此
理之必然也陛下拳拳於嵩之之不忍釋者豈以秋
風向深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諳敵情孰識邊事莫能
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
孤昔者金人之盛十倍韃人吾國之專政者秦檜爾
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宰臣
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
竟能成采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
虞允文孰謂嵩之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惟是
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於

嵩之排擯之餘如王萬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
侶以大政不使聞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
張蟠以轉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論攻嵩之之黨去
趙與權以才名軋已而嗾逐斥去李韶以侍從數嵩
之之專柄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麻詞
無佞語陰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墮其機
穿去別之傑號爲長厚又以每事必問本末假托而
擠之去杜範尤爲簡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諍遇事
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速其去竊聞其時太學九
士扣闈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囊封未徹於宸

旒之聽而親館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奉承
唯謹即今同僚交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爲耳目心腹
者皆盡空於嵩之之一網陛下雖尊居九重身處佚
愉旁無可謀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躬
游於史氏之黨局君父至此天下謂何宗學生與寰
等三十四人上書畧曰肅讀麻制私切有疑陛下謂
其修法度能制夷狄能運掉三邊能發蹤百將又謂
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意乃
嵩之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爲陛下之喉舌也嵩
之不孝上徹于天弔者在門賀者在閭即欲捨苦塊

而坐廟堂脫衰經而被公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縱使陛下屬念史氏則公主旄節魚鱗雜襲陛下之
恩亦至矣而嵩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
安底止耶惟陛下決去大姦則社稷幸甚建昌軍學
教授盧鉞皆上書切諫亦不報諸生乃榜于太學齋
廊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諸生夕出丞相夕入時范
鍾劉伯正暫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
之諷京尹趙與憲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
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
於國遽懼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

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豐芑以遺後人抑亦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爲四學戔戔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咎歸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爲非彼旣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見義而不爲當行已而有耻苟爲飽暖忍貪周粟之羞相與携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旣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

遊士籍時將作監徐元杰適輪對言臣前日進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歎且大臣讀聖賢之書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前日朝廷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

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爲大臣愛惜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 冬十月以劉漢弼爲左司諫時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故漢弼乃有是命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爲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以吳淵爲浙東制置

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上疏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冒哀求榮則大節已掃地矣何以事君時史嵩之方圖起復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 十一月徐元杰復上疏論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又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

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爲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
帝乃許之上欲更新庶政乃召王伯大李性傳陳
韓等赴闕於是劉漢弼及右正言鄭宋監察御史江
萬里相繼言僉書樞密院事金淵諫議大夫劉晉之
兵部尚書鄭起潛吏部侍郎濮斗南陳一薦起居舍
人韓祥國子祭酒項容孫起居郎葉蕢主管侍衛步
軍司王德明及知州林光謙等皆附麗史嵩之爲之
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詔淵罷政予祠餘各
貶官有差時王萬已卒帝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
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

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
家初萬之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
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也熟則言
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
根於中心遺文有時習編及其他奏劄及論天下事
者凡十卷如十二月庚午以范鍾杜範爲左右丞相
並兼樞密使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
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
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
之而久於其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

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
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
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弊變更之
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以劉
伯正叅知政事游侶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院事葵
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
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
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
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用之旣當任之旣
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

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
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又乞
荆游擊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以孟珙兼知江
陵府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
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
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有限隔乃脩復內隘十有一別
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
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
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
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詔更新庶政綏撫中原遺民召李韶權禮部尚書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政權並進時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覲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今土地日蹙者未反人民喪敗者未復兵財止有此數旦旦而理之不過椎剝州縣朘削里閭就使韓白復生桑孔繼出能爲陛下強兵理財何補治亂安危之數徒使國家負不韙之名况議論紛然賢者不肯苟容而去不肖者反因

是以媒其身忠言至計之不行淺功末利之是計此君子小人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之甚也聞之道路德音每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恩獨不及於一朽腐威斷一出自公卿大夫莫敢後先令獨不行於一老媪小大之臣積勞受爵皆得以延于世而國儲君副社稷所賴以靈長獨不蚤計而預定又疏乞還不許擢翰林學士劉伯正罷以李性傳僉書樞密院事二月丙寅朔雨土甲戌復五河詔呂文德羊洪各進秩餘有戰功者推賞其陣没人具姓名贈恤三月庚子詔嚴賊吏法仍命有司舉行彭大雅程以升

吳淇徐敏子納賄之罪準淳熙故事戒吏貪虐夏四月丙戌杜範卒範字成之黃巖人早負公輔之望惜其入相未久也五月丁未詔沿江湖南江西湖廣兩浙制帥漕司共造輕捷戰船置遊擊軍壯士分備捍禦六月丙戌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先是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是月朔日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外而在朝廷詔

付臨安府鞠治常所給使之入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爲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二人復叩闕上書訟寃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寢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舉薦而以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叙理者有之丁難未幾而遽被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

才有不次之除醜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效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顰奴僕而得之乎徒聞苞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

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捐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爲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卧况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盍早爲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

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
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罪不效
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
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勲臣之列而乃廁於蔡
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
下乎人謂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爲
伯父苦口極言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
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
革薰蕕同器駑驥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

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
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
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 范鍾進所召
試館職二人上思徐霖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及試
霖曰人主無自強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
建凶姦未竄是時杜範已卒而鍾雖得位畏嵩之復
出爲已禍故也 秋七月癸巳朔日食 蒙古察罕
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冬十一月以陳韓同
僉書樞密院事 壬子詔蒙古兵入蜀權巴州何震
權成都府馮有碩權漢州王驤權成都縣楊兌權資

州劉永權潼川府魏靄皆死于官守其各贈恤十二月已卯以游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院事程元鳳爲右補闕元鳳上疏論格心之學謂革士大夫之風俗當革士大夫之心術人以爲格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十四

起丙午至壬子九十七年

理宗十二

淳祐六年

蒙古定宗貴由元年

春正月辛卯朔日食祕書省正

字徐霖應詔上疏曰日陽類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宮闈之私暱未屏瑣闥之姦邪未辨臺臣之討賊不決精稜感浹日爲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詔三學舉經明行脩氣節之士置國用所命趙與

憲爲提領官 二月己巳范鍾罷時游侶與鍾並相
不協鍾力辭去未允尋以臺諫論罷時鍾方坐相府
臺吏以牒呼而出之 三月癸巳日暈周匝珥氣
夏四月辛酉太白晝見壬戌太陰犯太白 戊寅詔
授朱熹門人胡瑗呂燾蔡模並迪功郎本州學教授
給札錄其著述并條具所欲言者以聞 閏月戊戌
呂文德言今春北兵攻兩淮統制汪懷忠所至逆戰
將士陣亡者衆詔給緡錢恤其家 癸卯余玠言北
兵分四道入蜀將士捍禦有功者輒以便宜推賞具
立功等第補轉官資以聞詔從之 五月己卯詔諸

鎮募兵造舟置馬帥臣其務獎激將士以嚴邊防

六月丙午祈雨 壬子以陳鞞叅知政事乙卯臺臣

言李鳴復劉伯正進則害善類退則蠹州里詔削秩

罷宮觀 秋七月壬戌泉州饑州民謝應瑞自出私

鈔四十餘萬糴米以賑鄉井全活甚衆詔補進義校

尉 蒙古主貴由立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

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即位于汪吉宿

滅禿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 八月己酉賜文士劉

克莊進士出身以爲秘書少監國史編脩尋兼崇政

殿說書 九月戊辰以賈似道爲京湖制置使 癸

酉孟珙卒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珙隨父宗政立戰
功歷官節度使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叅
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
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
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
隱几危坐若肅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尤邃於易學
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謚忠襄 冬十月乙未墳星
歲星熒惑合于亢巳酉太白入氏 十一月辛巳詔
北兵入蜀前制置使陳隆之闔家罹害死不易節其
特贈徽猷閣待制官其二子賜謚立廟 殿中侍御

史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
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
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
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
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
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
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
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
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
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

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爲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據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并以塞于以尊朝廷于以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從之 十二月乙未

史嵩之服除有進用之愆殿中侍御史章瑛正言李昉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嵩之無父無君醜聲穢行律以無將之法罪有餘誅乞寢宮祠削官遠竄翰林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曰臣等謹按春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之初無君無親者莫甚於鄭莊二百四十二年之經未有云王伐國者而書王書伐以見鄭之無王而天王所當聲罪以致討未有書諸侯從王以伐者而書三國從王伐鄭又見諸侯莫從王以伐罪而三國之微者獨至不足伸天王之義初不聞以其嘗爲王卿士而薄其伐今陛

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乃命嵩之致仕詔不復用 蒙古萬

戶寇京湖江淮之境攻虎頭關塞拔之進至黃州

七年

蒙古定宗二年

春正月乙卯朔詔間者絀逐非才收召

衆正史嵩之已令致仕示不復用咨爾二三大臣其一乃心務舉實政以輯寧我邦家若辭浮于實玩愒歲月朕何賴焉 二月庚寅詔淮安主簿周子銘久俘于北數遣蠟書謀報邊事今遂生還可改朝奉郎優與升擢 蒙古忽必烈受邢州分地邢當要衝徵

求百出民弗堪命劉秉忠薦張文謙可用遂召見命

掌王府書記言于忽必烈曰今民生困敝莫邢爲甚

盍擇人往治之於是乃選脫兀劉肅李簡三人至邢

協心爲治戶增十倍由是忽必烈益重儒士多自文

謙發之 三月庚午祈雨 夏四月庚子以王伯大

僉書樞密院事吳潛僉書院事辛丑游侶罷以鄭清

之爲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牟子才兩上封事言今

日有微欽時十證又請爲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校書

郎徐霖言諫議大夫鄭霖臨安府尹趙與篋不報出

關子才言陛下行霖言則霖留不然則不留也二人

之中宋尤無耻請先罷斥宋去至若嵩之謀復相清
之誤引嵩之之黨別之傑共政皆歷歷爲上言之作
書以孔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復書媿謝謁告還安
吉州寓舍 以趙葵爲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
陳鞞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葵兼知建康府鞞
兼知潭州 庚戌出緡錢千萬銀十五萬兩并戶部
銀五千萬兩付督視行府趙葵調用 五月壬申以
吳潛兼權叅知政事 乙亥詔求直言弭旱徐霖應
詔言諫議大夫不易則不雨京兆尹不易則不雨不
報去國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改合入

官廼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爲身死而不敢欺其君
父今以官高而自眩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
志又曰志貴乎潔忠尚乎精即有取則自蹈於垢汗
矣 六月癸巳賜進士五百二十七人得汪立信
戊申詔兩淮襄蜀及江閩內地曾經兵州縣遺骸暴
露感傷和氣所屬有司收瘞之 秋七月乙丑吳潛
罷丁卯以別之傑叅知政事鄭宋同僉書樞密院事
大八月甲申鄭宋罷 蒙古以高麗歲貢不入伐之
自後終憲宗八年凡四易將拔其城十有四 冬十
月巳酉臺臣言添差攝局頒入奏辟改任薦舉借補

曠職匿過十弊十一月丁巳詔茶陵知縣黃端卿
為郴寇所害進官蔭子立廟衡州十二月壬辰詔
太學生程九萬自北脫身來歸且條上邊事賜迪功
郎丁巳詔十一月丁巳詔十二月壬辰詔
八年蒙古定宗三年春二月丁亥趙葵言呂文德洎諸將解
泗州之圍有功詔補轉推賞有差戊子太陰生黃
白暈癸巳雨雹乙未福州民羅母年過百歲特封
孺人復其家敕有司歲時存問以厚風化三月蒙
古主貴由卒于橫相乙兒之地廟號定宗時國內大
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

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域回
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取鷹鶻驛騎絡繹晝夜不絕
民力益困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抱曲出子失烈門聽
政諸王大臣多不服夏六月戊戌以徐鹿卿為樞
密使秋七月辛亥以王伯大叅知政事應繇同知
樞密院事謝方叔僉書院事史宅之同僉書院事癸
酉王伯大罷知建寧府冬十月甲戌朔別之傑罷
知紹興府庚申詔周世宗八世孫柴彥頴襲封崇義公

辛酉詔兩淮京湖沿江曠土軍民從便耕種秋成日
官不分收 癸亥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安府創慈
幼局收養遺棄嬰兒 丁卯許應龍卒應龍字恭甫
閩縣人嘉定元年進士調汀州教授歷官端明殿學
士僉書樞密院卒年八十一應龍不躁不競不激不
隨不妄薦士而亦無傷人害物之事曾治潮州尤可
紀也 己巳范鍾卒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元年進
士歷官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爲相直清守法重
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
齊名謚文肅 閏二月甲辰以鄭清之爲太師左丞

相趙葵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應徽謝方叔叅知政
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清之辭免太師許之 三
月癸未以賈似道爲京湖安撫制置大使 夏四月
壬寅朔日食 五月陳韓罷 六月丙寅詔邊郡各
立廟一賜額褒忠凡沒于王事忠節顯著者並祀之
守臣春秋致祭 秋七月癸酉太白犯進賢星 日八
月己酉以吳潛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 九月嚴中
外上書之禁時諫臣言譁徒吻士結黨扣闈箠鼓是
非爲攫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
必加精採倘涉私邪朋姦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

問是時臺綱不振嬖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
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帖臺諫不敢與爭冬十一
月癸未應劭罷 十二月己亥以吳潛同知樞密院
事徐清叟僉書院事

十年春三月癸未言者論趙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
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
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
言而自解因罷爲醴泉觀使 庚寅以賈似道爲兩
淮制置大使知揚州李曾伯爲京湖制置使知江陵
府 秋八月甲寅台州大水 九月甲子朔賈似道

兼淮西安撫使 己巳賜禮部進士方夢魁及第第
一人改名逢辰 冬十月辛酉詔諸主兵官今後行
罰毋杖脊以傷人命蜀帥余玠慷慨自許有挈故地
還天子之語上嘉之數年之間建城壁築關隘增屯
堡邊境稍息於是一意出師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
遇蒙古將汪德臣鄭鼎大戰而還 十一月壬申以
趙葵判潭州湖南安撫大使

十一年

蒙古憲宗
蒙哥元年

春正月己丑詔沿海沿江州郡申

嚴水軍之制 二月乙未左丞相鄭清之等上玉牒
日曆會要及光寧宗寶訓 三月戊寅以謝方叔知

樞密院事徐清叟同知院事吳潛叅知政事潛入對言國家之不能無敝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爲醫師博采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渤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 夏四月丁未鄭清之等進淳祐條法事類凡四百三十篇 六月乙巳詔求遺書并山林之士有著述者許上進 蒙古蒙哥立初定宗卒乂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木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列門爲嗣諸王

木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列門爲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列門故在而議欲他屬將寘之何地邪元良合台等不聽共推蒙哥即位于闊帖兀阿蘭之地追尊其考拖雷爲帝廟號睿宗失列門及諸弟心不能平蒙哥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元良合台速不臺之子也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忽必烈總治漢南詔凡軍民在漢南者聽忽必烈總之

遂開府于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忽必烈遣趙璧
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爲書數千言上之首
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脩
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
弊爲條三十忽必烈竒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于忽
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
天子何爲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
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忽必烈又召陵川
郝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經條上數事忽必烈大悅
遂留王府會有得宋奏議以獻言謹邊防守衝要凡

七道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
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
民凋弊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脩德布
惠敦族簡賢綏懷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
師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必烈
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
張柔家嘗聞其論議此則經臆說耳柔不知也進七
道議七千餘言 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寇淮蜀

八月庚戌詔以故直龍圖閣樓昉所著中興小傳
百篇宋十朝綱目并撮要二書付史館謄寫 辛亥

詔比覽林光世易範明易推星配象演義有司其以
禮津遣赴闕 冬閏十月癸丑太白入氏 十一月
甲辰鄭清之乞解機政遂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奉朝
請 庚戌鄭清之卒清之字德源鄞人初名燮字文
叔嘉泰十年進士自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宰輔然
端平之初召用正人清之則與有力焉其再相則年
齒衰暮政歸妻子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爲世所
少 甲寅以謝方叔爲左丞相吳潛爲右丞相兼樞
密院使時二揆虛席嵩之貨遊士上書薦已誼傳麻
制已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則方叔潛也始帝欲相

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詔牟子才還朝子
才先辭秘書郎主管崇道觀至是遷著作郎謝方叔
吳潛交書道上意趣行益急乃至兼崇政殿說書子
才隨事奏陳舉朝誦子才奏疏皆曰有德之言也
乙卯以徐清叟叅知政事董槐僉書樞密院事 蒙
古忽必烈置經畧司于汴分兵屯田自關端取漢上
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
民盡爲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
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忽必烈從姚樞
之請置經畧司於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爲

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
起穰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初河南總管劉福
貪酷虐害遺民將二十年惟中召福聽約束福以數
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握大挺擊殺之百姓莫不稱快
蒙古號西域僧那摩爲國師那摩西域築乾國人
與兄幹脫赤俱學浮屠定宗嘗命幹脫赤佩金符奉
使省民瘼憲宗復尊禮那摩令總天下釋教幹脫赤
亦貴用事 十二月戊辰詔以八事訓飭在廷曰肅
紀綱用正人救楮弊固邊陲清吏道淑士氣定軍制
結人心

十二年

蒙古憲宗二年

春正月辛丑太學錄楊懋卿以孝行

卓異詔旌其門

二月乙卯朔日食壬午詔襄郢新

復蠲賦稅

蒙古兵復攻隨郢安復副總管馬榮率

將士連日拒戰却之

蒙古城沔州蒙古主蒙哥以

諸王嘗欲立失烈門乃徙太宗后乞里吉忽帖尼于

擴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邊以太宗后妃家

貲分賜諸王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禳並賜死禁

錮失烈門于沒脫赤之地 夏五月乙巳信州玉山

縣盜起詔罷諸郡經界

六月嚴衢婺信台處建劔

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

使分行賑恤之徐清叟言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爲后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牟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脩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燮理陰陽大臣之事宜諭大臣息垂爭以召和氣除壅蔽以通下情今遣使訪問水災德至渥也願出內帑賑之又言謚以勸懲當出自朝廷毋待其家自請 崇政殿說書徐霖上疏言葉大有陰柔姦黠爲羣儉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報霖知無不言於是讒嫉者思以中傷而上亦不說乞補外知撫州

至則祠先賢寬租賦賑饑窮誅悍將建營砦幾一月而政舉化行以言去士民遮道不得行及暝始由徑以出 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名弟忽必烈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忽必烈遂請於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忽必烈遂分遣使成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供軍立從宜府於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蒙古主使忽必烈將兵擊大理至曲先腦兒之地

夜燕姚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
易肆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
者吾能爲之樞馬上賀曰王能如此生民之幸有國
之福也 秋八月丁丑班會天曆辛巳詔改明年爲
寶祐元年 冬十月癸丑以徐清叟叅知政事董槐
同知樞密院事壬申詔襄郢新復其務措置屯田脩
渠堰 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
余玠率諸將俞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 十
一月庚寅吳潛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洞霄宮 丙辰夜臨安大火三日乃熄詔求直

言帝又諭輔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
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
就早朝面奏 以湯漢爲國史實錄院校勘漢上封
事其畧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由一念之
敬上帝臨汝祥風慶雲所從出也一念之肆上帝震
怒妖稜陰沴所從生也故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
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不公不敬所以感動
天地而水火之災捷出於數月之內也陛下可復以
常日玩易之心處之乎 十二月癸亥詔海神爲大
祀春秋遣從臣往祭奉常條具典禮來上丁丑立春

雷震時言路壅塞太學生楊文仲率同舍生叩闈極
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
之使言時爭傳之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十五 起癸丑至乙卯凡三年

理宗十三

寶祐元年 蒙古憲宗三年 春正月庚寅詔以與芮子孜為皇

子改名祺封永嘉郡王製資善堂記賜之帝在位歲
久無子羣臣屢以為言至是乃有是詔明年進封忠

王 蒙古兵渡漢江寇萬州入西柳關京湖都統高
逵拒却之 三月己酉朔日食 戊辰陳垓以賊竄

潮州 蒙古汪德臣既城沔利且耕且守蜀土遂不

可復 三月丙申別之傑卒之傑字宋才郢州人嘉定元年進士歷叅知政事贈少師碌碌庸人無所建白唯嘗乞祠歸養猶知有親也 夏四月己亥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楊文仲登第時弋陽謝枋得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及奏名枋得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叅軍即棄去 五月甲午召余玠還 六月庚申以余晦爲四川宣諭使代余玠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燃箕謂之墓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

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酒以至用醋灌鼻惡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脇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人苦之余玠帥蜀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雖又有威名孰與

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為畔逆諸將誅之如取狐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下拜夔至玠斬之乃薦成為文州刺史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

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帝惑之於是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四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邪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賡代之 蒙古伐西域 秋七

月甲午余玠卒玠字義夫蘄州人以趙葵薦引歷官資政殿學士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薄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脩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閩未有能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暴卒齎志以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論曰宋之不競若天有以限之纔得一人讒忌

即入自其盛時固已有之熙豐以後類不相容迄於南渡日甚一日迨嘉寶間殘金雖亡蒙古方熾余玠治蜀措置有方猶足以爲一木之支而謝方叔徐清叟之徒必爲疑間以致之死嗚呼玠死之後不特蜀非宋有而國祚從可知矣尋又籍玠家財以犒師若非忠義之士有不解體者哉 八月丙辰以余晦爲四川制置使 冬十月丙午朔詔出緡錢二百萬賑恤京城軍民 十一月己丑賈似道獻所獲良馬賜詔褒嘉其將士增秩賞賚有差 十二月蒙古忽必烈以兀良合台總諸軍事分三道自臨洮經行山谷

二千餘里自金沙江乘革囊及楫以濟摩莎蠻主迎降進薄大理城大理國主段氏微弱國政皆決于高祥殺信使遁去忽必烈怒將屠其城張文謙劉秉忠姚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耳非民之罪請宥之姚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大理之民賴以全活惟虜其王段知興分兵取附都鄯善烏爨等部進入吐蕃其酋唆火脫懼而出降兵威所加鮮不款附忽必烈遂班師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

二年

蒙古憲宗四年

春正月蒙古忽必烈還京兆以姚樞為

京兆勸農使教民耕植二月甲辰詔太常釐正秦

檜謚因諭輔臣曰謚謬狠可也庚申詔饒州布衣

饒魯不事科舉一意經學補迪功郎本州教授余

晦遣都統其閏以兵數萬城紫金山乃蜀之要地蒙

古汪德臣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城

遂為蒙古所據蒙古寇合州守將王堅敗之

三月壬午王善使蒙古留七年來歸甲午城東海賈似

道以圖來上夏四月辛亥詔邊兵貧困可閔閒田

甚多分給耕種守臣理之乙丑以徐清叟知樞密

院事董槐叅知政事六月甲寅侍御史吳燧等論

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

庚之積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丁巳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庚午召余晦還初晦帥蜀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今天斃余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爲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如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所有除晦內批乞賜收回上責清叟曰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命者卿若固執則廟堂之間同列之義皆有不安召命已頒決

難反汗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至是召晦還 閏

月壬申董槐上疏曰蜀事孔棘願假臣宣撫之名置司夔門以通荆蜀上以槐言事無隱方嚮用之乃優詔答曰士大夫以事功自勉者鮮卿請帥蜀足見忠壯然經理西事當在廟堂宜竭謀猷以副委任 壬午以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代余晦 戊戌釋蒙古使者離揚州北歸時月里麻思已死 秋七月己酉詔賈似道開闡以樞密行府爲名 八月乙亥詔以前知閬州兼利州西路安撫王惟忠付大理獄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

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致下大理勘官陳大方煅煉成
獄戊戌籍王惟忠家財 九月甲午斬王惟忠于都
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陳大方曰吾死許于天帝
未幾大方入朝恍惚與惟中相見遂病 丁酉追削
余玠官秩奪其子晦告身 冬十一月蒙_昔忽必烈
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憲畏兀人少入侍忽必
烈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忽必烈
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忽必烈善
之目為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衆
驚服曰真文武材也忽必烈自大理還以京兆分地

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
布左右民雜戎羗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間利害抑
強扶弱摘伏摧姦境內大安暇則明經讀史凡義理
精粗事物得失必研究之 蒙古張柔城亳州柔以
連歲勤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之利蒙古主乃
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溢淺不
可舟軍旣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以百丈口為
宋往來之道俱築甬路一自亳而汴一自亳而南置
堡立柵密為偵邏由是糧無不達

三年

蒙古憲宗五年

春正月己未迅雷庚申起居郎牟子才

上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倡優下賤竒技獻笑媒汙清
禁上累聖德今震霆示威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
納其言秘書危昭德疏言國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
大夫士大夫不廉腴民膏血爲己其腴民不堪命矣
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實寃安危之本明詔
郡國申嚴號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
一日而置念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擾者易爲此時
之寬征固結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 二月蒙古侵
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埜言國家與蒙古本
無深讐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啓兵端二

三狂妄如趙楷全子才劉子澄輩淺率寡謀遂致隻
輪不返全子才誕妄慘毒今乃援劉子澄例自陳改
正乞寢二人之命罷其祠祿以爲喪師誤國之戒從
之 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爲京兆提學衡懷慶河內
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
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竒之謂衡父母
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
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
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身
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

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
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
無主我心獨無主乎旣而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
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
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
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
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衡嘗語之曰進學
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取向
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
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

建學民大化之 三月以王埜僉書樞密院事己未

雨土詔不許傳播邊事 夏四月乙酉以江萬里爲

福建安撫使 五月久雨以監司州郡辟書冗濫詔

申嚴禁止辛酉西蜀地震閩浙大水 以宦者董宋

臣幹辦佑聖觀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

亭豪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

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

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帝俾天

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

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

愈張不若未知之爲愈也不報 六月以丁大全爲
右司諫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爲戚里婢壻夤緣閭妃
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于帝自蕭山尉累拜
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
人目爲三不吠犬 戊子罷監察御史洪天錫時雨
上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
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臣
闈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
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
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

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寃常平所以均
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
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脩內司止于供繕
脩比年動曰御前姦賊之老吏逃逋之渠兇一竄名
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
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
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不報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
崇嶠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讒者又曰天
錫之論方叔意也 秋七月丙辰監察御史朱應元
劾謝方叔及叅知政事徐清叟罷之董宋臣盧允升

猶以為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洪天錫謝方叔且乞
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
初無預也 蒙古兀良合台自吐蕃進攻西南夷悉
平 八月乙丑王埜徐清叟罷以董槐為右丞相兼
樞密使程元鳳僉書樞密院事蔡抗同僉書院事抗
處士元定之孫也 九月壬戌權中書舍人陳大方
言劉子澄端平入洛之師賈勇贊決北兵方入唐州
界子澄已率先遁逃一敗塗地二十年來為國家患
者皆原于此宜投之四裔詔罷子澄祠祿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十六

起丙辰至戊午凡三年

理宗十四

寶祐四年

蒙古憲宗六年

春正月辛亥以吳淵為京湖制置

使兼夔路策應便宜行事 辛酉詔史嵩之授觀文

殿大學士依前金紫光祿大夫求國公致仕加食邑

三月丙辰帝製字民訓賜改秩親民官以蒲擇之

為四川制置使置司重慶 夏四月癸未以程元鳳

叅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賈似道叅知政事職

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毅然
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
不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
其見憚如此 五月甲寅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
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爲第一考
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
爲得人賀謝枋得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建府教
授未任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
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傳二社諸
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費

幾至不免 六月右丞相董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
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爲嘗言于帝有害吏者三
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
皇城司不檢士將率不檢下故士卒橫則變
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
則姦邪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
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
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寢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
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得侍御史竊弄威
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

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爲謝了君大全度槐
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
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
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噤不言是
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不可與俱
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
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
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
臾出北關棄槐囂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
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

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旣逐槐益恣橫用事
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
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
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
然稱宜中等號爲六君子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爲
諱左司郎官陳宗禮嘆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
爲宗社大計毋但爲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
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
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
旁蹊曲逕類引貪濁

秋七月甲寅知叙州史俊調

舟師連與蒙古兵戰却之乙卯以程元鳳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蔡抗叅知政事張礪僉書樞密院事九月甲寅監察御史朱熠言境土蹙而賦歛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用侍講危昭德上言民者邦之命脉欲壽國脉必厚民生欲厚民生必寬民力願陛下爲萬世根本之慮爲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亨毋招不節之咎節之

又節則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匱矣察欣瘁休戚之故酌利害損益之宜孰爲當因孰爲當革孰爲可罷孰爲可行則折衷泉貨而遠近便開通關梁而商賈行下修身奉法之詔而吏得自新出輸倉助貸之令而民免貴糴窒墨敕之門而無官府黜陟之異止輪臺之議而無疆界彼此之分則氣脉蘇醒意向翕合矣 蒙古主欲建城市脩宮室爲都會之所忽必列以劉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爲吉詔秉忠營之三年而畢名曰開平旣而升爲上都以燕爲中都 冬十一

月戊戌京湖闡臣繼上戰功詔曰蜀罹兵革吾民重困所當勞來撫摩使之樂業比聞官吏乃肆誅求殊失培植邦本之意自今四川制司戒飭屬郡違者罪無赦御史臺其嚴覺察 癸丑詔戒羣臣洗心飭行毋縱于貨賄其或不悛舉行淳熙成法又開國以來勲臣之裔有能世濟其美而不世其祿者所在州郡以聞 以張璠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僉書院事馬天驥同僉書院事時閻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蔡抗罷輒擅去國奪職奉祠 十二月罷知嚴州吳槃帝

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槃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邵澤劾罷之

五年

蒙古憲宗七年

春正月丁亥朔以趙葵爲寧遠軍節度

使京湖宣撫使兼夔路策應大使以賈似道知樞密院事仍督兵召荆湖制置使吳淵叅知政事未至卒淵字道父宣州人祕閣脩撰柔勝之第三子也嘉定七年進士有才畧歷官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其弟潛數

諫止之所著有易解 蒙古或進讒忽必烈得中土
心蒙古主聽之遂遣阿蘭荅兒行省事于京兆劉太
平佐之鈞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畧宣撫官
吏下及征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
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忽必烈聞之
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
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
疑將自釋及忽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
白而止因罷鈞考局而忽必烈所署置諸司皆廢
蒙古董文蔚旣城光化棗陽儲餼糧會攻襄陽樊城

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于湖水
狹隘處伐木拔根立于水實以薪草爲橋頃之即成
至曉兵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
外城襄陽守將高達力戰于白河乃還 二月戊午
四川嘉定上戰功以賈似道爲兩淮安撫使 夏四
月己卯蒙古兵攻苦竹隘詔荆湖調兵應援 閏月
己酉以呂文德知靖州 五月丁卯城荆山爲懷遠
軍以夏貴知軍事 六月丁酉祈雨 馬天驥罷
蒙古將兀良合台兵入交趾遣使諭降皆見囚及兵
至洮江交人戰敗其王陳日熒走海島蒙古得前所

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班師 秋七月丙辰祈雨戊午雨已未太白晝見丁卯有流星大如桃彗星出東方 謝枋得考試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稿于似道坐居鄉不法謫居興國軍 八月庚子以張礪叅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 已酉史嵩之卒嵩之字子由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歷官通顯雖飾詐要譽而肺肝如見終不爲公論所容初謚忠簡改謚莊肅至德祐初以徐直方言奪謚 蒙古諸王亦孫哥駙

馬也速兒等請伐宋蒙古主亦怒宋囚使臣命諸王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藍答兒輔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忽必烈攻鄂趨杭州搭察兒攻荆山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會鄂李全子壇進攻海州漣水等處蒙古主進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莫哥由洋州趨米倉萬戶孛里义由潼關趨沔州阿里不哥忽必烈之弟也 回鶻以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值銀三萬餘錠獻于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敝所急者錢爾朕獨有此何爲却之賽典赤以爲言蒙古主

稍償其直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冬十月丁酉以林
存僉書樞密院事 十一月丙辰李曾伯兼節制廣
南乙丑獎諭安南國賜金器幣香茗 十二月壬午
李曾伯依舊湖南安撫使兼廣南制置使移司靜江
府

六年

蒙古憲宗八年

春正月辛亥朔以丁大全叅知政事

二月辛巳以馬光祖爲京湖制置使光祖爲松江制
置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江陵以汪立
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爲叅議官 蒙古紐璘將前軍
欲會都元帥阿答胡於成都蒲擇之遣安撫劉整等

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紐璘軍至不能渡自旦
至暮大戰整等軍敗紐璘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
大淵等守劔門及靈泉山自將兵取成都會阿答胡
死紐璘率諸將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
城扼其歸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亦殺主將以降成
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遣宗王
旭烈伐西域旭烈以抄馬那郭顏郭侃總統諸軍前
後平西域乞石迷十餘國轉鬪萬里又西渡海收富
浪國遣使獻捷旭烈遂留鎮西域 三月戊辰以馬
光祖兼荆湖北路安撫使甲戌詔湖北提點刑獄文

復之移司江陵兼荆湖制司叅議官 夏四月乙巳
程元鳳罷丁未以丁大全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時大
全謀奪相位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以
林存同知樞密院事朱熠僉書院事 蒙古主率諸
將兵號十萬分三道來侵一趨散關一趨米倉關一
趨沔州 五月丁巳李曾伯言廣西多荒田民懼增
賦不耕乞許耕者復二年租後兩年減其租之半守
令勸墾闢多者賞之奏可 秋七月甲戌詔前福建
漕臣高斯得已奪職鑄官其贓百餘萬嚴限徵償以
懲貪吏 八月癸卯詔申嚴倭船入界之禁 九月

甲寅詔安南情狀叵測申飭邊防 冬十月丙子朔
詔蜀中將帥雖未克復成都而暴露日久戰功亦多
宜與序升其亟條具以聞是月紐璘聞其主次漢中
遂留密里霍者劉黑馬等守成都自帥衆渡馬湖獲
守將張實遣招苦竹隘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
蒙古主渡江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橋
以濟進次劔門至苦竹隘使其將史樞急攻取之楊
立迎戰于巷敗死蒙古獲張實殺之因殲其餘衆
十一月蒙古兵進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
古進攻鵝頂堡知縣王仲降城遂破佐死焉蒙古主

入城殺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由是青居大良
運山石泉龍州守將劉淵蒲元圭張大悅趙順等俱
以城降惟運山轉運使施擇善不屈死之蒙古諸王
莫哥塔察兒並畧地還引兵來會 己酉林存罷知
建寧府 壬子以賈似道爲樞密使兩淮宣撫使以
朱熠同知樞密院事饒虎臣同僉書樞密院事 丁
卯蒙古將李壇陷海州連水軍海州通判侯畱鏐戰
死之闔室遇害餘將士殺傷殆盡賈似道抗章引咎
詔以功自贖 十二月戊寅詔改明年元 庚辰蒙
古兵渡馬湖入蜀詔馬光祖移司峽州六郡鎮撫向

士璧移司紹慶府以便策應 丁亥向士璧不俟朝
命進師歸州捐家貲百萬以供軍費馬光祖不待奏
請招兵萬人捐銀萬兩以募壯士迎蒙古兵戰于房
州敗之詔士璧光祖各進一秩 蒙古主取隆雅州
至闔之大獲山遣王仲入招守將楊大淵大淵殺之
蒙古主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推官趙廣死
之已而大淵逃歸蒙古主怒欲屠其城將官李忽蘭
吉曰大淵去事未可測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
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即下馬執大淵
手曰上方宣諭賞賜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恐城寨

有他變是以亟歸耳因與偕來蒙古主大悅以大淵
為都元帥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十七 己未一年

理宗十五

開慶元年 蒙古憲宗九年 春正月乙巳朔詔飭中外奉公法

圖實政國子監主簿徐宗仁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
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歛
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
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
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

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爲此
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
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
可也自出兵越江踰廣以來凡閱數月尚未聞有死
戰陣死封疆死城郭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
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乃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
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
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闕至有欲借尚方劍爲陛
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
重拂千萬人之心哉今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

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東南一
隅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毫毛彼方擁
厚貲挾聲色高卧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
勞思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
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羣
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
亦嘗一念及此乎又極論邊事謂惠褻而威不振論
董宋臣盤固日久蒙蔽日久又請使有言責者皆得
以盡其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臣雖屏處山林亦有
生氣不報 已酉蒙古兵攻忠涪漸薄夔境詔蒲擇

之馬光祖戰守調遣便宜行事 丁卯以賈似道爲
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爲沿江制置
使史巖之副之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蒙古兵
破利州隆慶順慶諸郡闖蓬廣安守將相繼納降
蒙古兀良合台率四王兵三千蠻獠萬人破橫山狗
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兀良合台潛自間道衝其
中堅大敗之乘勝蹙賓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
沅直抵潭州官軍斷其歸路兀良合台列官軍後命
其子阿木橫擊于前官軍敗走遂壁潭州城下 二
月乙酉出內庫緡錢二千萬助邊用 蒙古主遣降

人晉國寶招諭合州王堅執之殺于閱武塲蒙古主
遂命大將渾都海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花守青
居山又命紐璘造浮梁于涪州之蘭市以杜援兵蒙
古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下俘男女萬餘堅力
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三月丁巳以呂文德爲四
川制置副使蒲擇之在蜀無功故以文德代之時蒙
古軍中大疫將議班師庚申馬光祖奏蒙古兵自烏
江還北辛酉雨土 夏四月甲戌朔以段元鑑楊禮
歿于王事立廟賜額各官一子 五月乙卯達州上
呂文德戰功詔遷補有功將士 辛未以婺州大水

發義倉賑之 六月呂文德乘風順攻涪浮梁力戰
得入重慶即率艤艦千餘泝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
澤分軍爲兩翼順流縱擊文德敗績天澤追至重慶
而還 辛巳以朱熠叅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
事 秋七月蒙古兵圍合州自二月至于是月守臣
王堅固守力戰蒙古主屢督諸軍攻之不克前鋒將
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
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
爲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
克進俱退蒙古主蒙哥亦卒於合州城下年五十二

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繒襪負之北行合州圍解蒙
哥沉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畋
獵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
其死也或傳其中飛矢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八月蒙古忽必烈遣王維中郝經宣撫荆湖江淮
將歸德軍先至江上經言于忽必烈曰經聞圖天下
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
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
國家奮起朔漠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
理躡蹠諸夷奄征四海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

殘姓游氣驚魂虔劉靡盬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旣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旣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稟命行在宜喻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爲

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會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有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以兵六十萬畀翦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故

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也若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入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敝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乃會兵渡淮忽必烈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謀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棧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爲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訐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

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潁黃州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於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艨艟鼓櫂疾趨叫呼畢奮鋒旣交文炳麾衆趨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庚申以戴慶炆僉書樞密院事是日下詔責已勉諭諸閫進兵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知軍事陳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

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
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蒙古兵
遂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前後
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 冬十
月辛未朔丁大全罷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
不以聞遂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
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
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
御史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狠害貪殘假

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
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
防四罪詔致仕 壬申以吳潛爲左丞相兼樞密使
潛入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
姦臣儉士設爲虛議迷國誤君附和逢迎媵阿諂媚
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
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
兵戈之禍積爲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
官傾心附麗躡躑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專沓國事日
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實趙與憲之腹心爪牙而任

臺臣甘爲之搏擊姦黨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爲之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鑄等羈管州軍帝不報 以賈似道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庚辰詔自今十一日始避殿減膳徹樂又詔曰比者蜀道稍寧然平戈之餘瘡痍未復流離蕩析生理何資咨爾旬宣之寄牧守之臣輕徭薄賦一意撫摩恤軍勞民庶底興復其被兵百姓遷入城郭無以自存者三省下各郡以財粟賑之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四

明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勳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民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十一月乙卯以趙葵爲江東西宣撫使許便宜行事 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爲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爲援蒙古乃復進攻遣苦徹拔都兒領兵同降人

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襲苦徹拔都
兒戰敗死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
之曰魏巾者何能爲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
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諂事似道使人訶曰宣
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事未嘗
關白似道由是嚙二人而親文德 時諸路重兵咸
聚于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州江西大震吳潛用御
史饒應子言移賈似道于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
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蕪草坪候騎言前有北
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

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
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
臣出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 以朱熠知樞密院事

閏月丁丑以向士璧爲湖南制置副使知潭州甲
申以呂文德爲京西湖北安撫使知鄂州 十二月
己亥賈似道私與蒙古議和時蒙古攻城益急城中
死傷者至萬三千人賈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
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
阮思聰蹕急流走鄂以蒙古主計聞似道再遣京往
忽必烈亦聞阿藍荅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遣脫忽思

括民兵因召羣臣議事郝經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老師費財三十年矣今國內空虛塔察旭烈諸王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脫里察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爲念與宋議和令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

燕都則彼之姦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昇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莫哥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忽必烈以爲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合台之兵賈似道奏鄂州圍解詔論功行賞辛亥改明年元 蒙古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向士璧帥潭極力守禦旣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七
衆覘之遇于南嶽市大戰蒙古少却會忽必烈遣邁
鐵赤將兵來迎兀良合台遂解圍引兵趨湖北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十八

庚申一年

理宗十六

景定元年

蒙古世祖忽必烈中統元年

春正月丙子詔獎賈似道

功庚辰歲星熒惑合在尾二月蒙古張傑闖旺

作浮橋于新生磯兀良合台曰兵至傑等濟師北還

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進至白

鹿磯殺殿卒百七十人辛酉蒙古遣偏師取道大

理由廣南抵衡州向士壁合劉雄飛兵逆戰于道敗

之獲還俘民甚衆 丙寅蒙古兵犯分寧武寧二縣
河湖砦都監張興宗死之 三月戊辰朔日食 賈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
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
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 乙
酉蒙古兵至漢陽鄂州統制張勝力戰死之 丙戌
賈似道上言自鄂趨黃與北朝回軍相遇諸將用命
捍禦大戰敗之 白氣如匹練亘天 辛卯蒙古主
忽必烈立初忽必烈北還廉希憲聞阿里不哥命劉
太平及大將霍魯懷行尚書省事于關右恐結諸將

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具得實還報時
諸王合丹莫哥塔察兒俱會于開平旭烈亦自西域
遣使勸進惟阿里不哥不至希憲良弼及商挺等力
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
大計忽必烈三讓諸王大臣固請遂即位詔曰朕惟
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
餘年於此矣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
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
大有爲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已尊賢使能之道未
得其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豈期遺恨竟

勿克終肆予冲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
重以僉軍之擾黎民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爲此
懼驛騎馳歸目前之急雖紆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
議以集良規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
臣不召而來者有之不謀而同者皆是咸謂國家之
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
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
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爲天下
主天道助順人謨與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
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於再三所懇益堅誓以死請

於是俯徇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
淵冰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
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遽
臻而饑渴所當先務嗚呼曆數攸歸欽應上天之命
勲親斯託敢忘烈祖之規體極建元與民更始朕所
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
否之助也誕告多方體予至意 蒙古陝西宣撫使
廉希憲言高麗國王嘗遣其世子僎入覲會憲宗將
兵攻宋僎留三年不遣今聞其父已死若立僎遣歸
國彼必懷德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蒙古主是其言

改館俸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內 夏四月戊戌朔
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 蒙古立中書省以王文
統爲平章政事張文謙爲左丞文統本李壇幕屬至
是有薦其才智者遂得親幸更張庶務悉委裁處文
統素忌刻而文謙以安國便民爲務屢相可否積不
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遂求出宣撫大名臨發語王
文統曰民困日久况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
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經費止仰稅賦苟復
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至是任
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 丁未蒙古以翰林

侍讀學士郝經爲國信使使于宋蒙古王文統素忌
郝經有重名旣請遣經復陰屬李壇潛師侵宋欲假
手害經或謂經曰文統叵測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
遘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畧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
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
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
下吾學爲有用矣遂行 蒙古召竇默許衡至開平
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相
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
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

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己酉吳潛罷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爲欲殺已嚙之至是帝欲立忠王禛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對館職策乞爲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

罷潛奉祠初蒙古兵日迫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守于此帝泣下曰卿欲爲張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比兵暫退帝語羣臣曰若從吳潛遷幸之議幾誤朕至是潛罷帝怒猶不已而似道又陰圖之帝夜出象簡書疏藁授劉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當臨變寡斷祖宗以來大臣有罪未嘗輕肆誅戮欲望姑從寬典以全體貌帝大怒 史臣曰吳潛忠亮剛直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爲子孫地者能爲斯言哉潛既罷尋以竄死且有遺

表可謂死諫不負科名者矣。癸丑進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帝手詔曰：賈似道爲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計，隱然殄敵，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及似道至，又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高事獎眷禮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逵寧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高達在軍中嘗侮已，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呂文德爲第一，而達居

其次。似道旣相，引薦奔競之士，受納賄賂，寘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進倡優傀儡奉帝爲游燕臺。臣有諫者，宣諭使裁去，謂之節帖。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蒙古初定官制，蒙古自鐵木真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闡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忽必烈旣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

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
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
漢人南人貳焉於是故老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
錄用一代之制始備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
時人稱之爲聰書記蓋因其初從釋氏名子聰也
以饒虎臣叅知政事戴慶炯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
僉書院事 蒙古以廉希憲爲陝西四川宣撫使商
挺副之 蒙古阿里不哥聞忽必烈已立命阿藍答
兒發兵于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
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都海

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渾都海復分
遣人約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同舉事阿里
不哥遂自稱帝立于和林 蒙古阿藍答兒及六盤
守將渾都海舉兵應和林 五月戊辰朔蒙古劉太
平霍魯懷聞廉希憲將至乘傳急入京兆謀爲變秦
人前被阿藍答兒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破膽越二
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
幾城門候引一急使去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訊之盡
得太平魯懷與渾都海密里霍者乞台不花要結狀
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正爲今日遂分遣人

掩捕太平魯懷等仍遣劉里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
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于青居又命總帥汪良臣帥秦
鞏諸軍進討渾都海良臣以未得旨爲辭希憲即解
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
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摘蜀卒四千命蒙古將
八春帥之爲良臣聲援會有詔赦至希憲命殺太平
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渾都海知京兆有備西
渡河趨甘州阿藍荅兒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渾都
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亦率騎兵與八春汪良臣
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旣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

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
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渾都
海阿藍荅兒關隴悉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
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爲帥諸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
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
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挺叅知省事 饒
虎臣罷庚辰戴慶烜卒慶烜永嘉人登第未久而位
至執政無所稱述 癸未以沈炎僉書樞密院事
蒙古以王鄂爲翰林學士承旨鄂金正大元年進士
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

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旁禮為舊君有服願往葬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沒具牲醴為位而哭至是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為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丙戌蒙古建元中統詔曰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羣下朝廷草創未遑潤色之文政事變通漸有綱維之目朕獲纘舊服載擴丕圖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

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煥皇猷權輿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為中統元年惟即位體元之始必立經陳紀為先故內立都省以總宏綱外設總司以平庶政仍以興利除害之事補偏救弊之方隨詔以頒於戲秉籙握樞必因時而建號施仁發政期與物以更新敷宣懇惻之辭表著憂勞之意凡在臣庶體予至懷乙未熒惑入南斗留五十餘日 六月庚子竄丁大全于南康軍 壬寅立忠王禕為皇太子帝家教甚嚴太子鷄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叅決

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荅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以爲常 蒙古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爲江淮經畧使蒙古李壇寇淮安主管制置使事李庭芝擊敗之 蒙古召真定劉郁邢州郝子明彰德胡祗適燕京馮渭王光益楊恕李彥通趙和之東平韓文獻張昉等乘傳赴闕 秋七月戊子蒙古使者郝經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先是賈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經至宿州遣其副使

何源劉人傑請入國日期不報經數遺書于三省樞密院及兩淮制置使李庭芝賈似道恐經至謀泄拘經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有言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歛兵誤國又數上書於帝其畧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啓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兇弱藩鎮強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嘗以爲漢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貴朝則似乎周可以爲後三代貴朝有夏后氏之質而不華有商人之敬而不肆有周人之文而不蕩有漢氏之公恕

而不踈有李唐之德義而不雜故能祈天永命踵三代而軼漢唐是以聘契丹交金源待本朝不受重幣厚禮而使者冠蓋相望於道雖靖康之難而資東南之富庶足以立國安強徙都定鼎以及于今其勢益屈而其理益伸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隘夫地惟篤夫道安於所遇卒王有天下而大其世至於勾踐之棲會稽高祖之王漢中文帝之卻走馬光武之閉玉關皆見理審勢安於所

遇得動靜之幾者也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勒控約不肯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有作爲高宗坐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或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爲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竒功取幸勝爲詭遇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迄無成命非兩朝

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渝平之約是以籍籍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即位之初過以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翬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顛連宛轉不覩天日綿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耶或者必以爲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必有范山語楚子之言以爲晉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圖祖逖誓江擊楫中流以爲中原可定桓温進取之計洒掃山陵以爲函

夏可有王玄謨北伐之說從入橫出以爲居胥可封以貴朝積累之盛蓄養生聚三百餘年恢復故疆固所當爲辦此一事儘有餘力固宜不藉使人鼓行而前以爲大舉然而大河南北秦隴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不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魏大武歛戍之計縱令入境一旦抄騎百千爲羣則或者之論適足以病國不足以有成縱使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失而徒棄二國之明信或者之論又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明矣故熙豐之間有意於強國矣而卒莫能強新法之弊

遂至黨人之禍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
漫費於燕山之空府而因致復隍之變開禧之間有
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
再事夫收復矣而徒敝師徒漫不收攝遂失蜀漢是
皆貴朝之事且陛下所親見者旁薄橫潰至於今日
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狗夫今之勢不懼夫遠禍
惟嗜夫近利但顧一己一時之事不顧天下後世之
事此經所以昧死強僭必言之而不靳也苟惟狗天
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則又必謂遼金夏人吾見其
滅彼今有故氣數可測委如貴朝所報本朝兵亂異

聞等事一皆不妄豈宜遽以爲玩本朝立國根據綿
絡包括海宇未易搖蕩太祖皇帝倡義漢北一舉而
取燕遼再舉而取河朔又再舉而滅西夏遂乃掇拾
秦雍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
而南際江淮且自周漢以來雄肆勁猛瞰臨中國况
又如是之大且強乎而其風俗淳厚禁網踈略號令
簡肅是以夷夏之人皆盡死力委如所報豈得即無
君主有中國以來纔四十餘年豈能得便至淪棄金
源氏旣失燕秦又棄河朔限河以國僅有河南一道
猶作一龜茲貴朝不與之絕者殆二十年本朝縱有

宋史通鑑卷一百八
三
一時之變豈可遽爲輕蔑而遂不與乎况復禍亂之際天所以開聖人也至如所報本朝骨肉睽闕諸侯背叛則或有之以主上之仁聖必能享國而文致太平豈得遽至是耶夫一時之禍亂天所以啓主上也日將旦則必有陰沴之翳龍將飛則必有雲雷之鬱將底於極治則必厭以大難乾坤而後必繫之以屯屯而後終之以履萬物各由其道而後繫之以泰也故晉有里丕之難而文公以興齊有無知之難而威公以霸夏有澆羿而少康以王周有管蔡而成康以治諸呂所以啓文帝巢隱所以啓太宗豈獨至於主

上使即不幸於禍亂之間乎至如所報非惟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安必能弭兵遂成好事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而共躋仁壽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宜汲汲遑遑以應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仍自置而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締起兵端耶抑由是以別有所蘊蓄耶抑其間有主張是者必不使之成耶皆不可得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餘年亦休息之時也天畀仁聖而有主上亦治平之世也貴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

保有天命而有陛下亦非生事之君也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置之舍館綿歷歲月久而不問此尤所未解者必或者之論以爲其勢可乘而不顧夫理有以惑陛下者夫天下之勢始於北而終於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靜陽本於陰日北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故凡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戎狄遷幽去豳國岐而都豐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不能復古蓋自西北而入于東南也秦人自汧渭霸關中并六國最後滅楚亦自西北而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蹙

項氏於彭城亦自西北而至於東南也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輔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岐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沉鷲呂蒙之謀畫出濡須下皖口攻合肥以戰爲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元帝渡江有王導之懿陶侃溫嶠謝安之賢亦嘗經略中原取河南入關中出彭城勝淝水而山桑代陂枋頭之敗相繼終不能救江沱日車之側當是之時蔡謨之言羲之之論最爲見理審勢而竟不見用宋武帝舉江淮之衆

平廣固滅姚秦入長安其勢甚張竟不敢登大河北岸而其所得棄不旋踵文帝以元嘉之盛欲恢復河南兩爲大舉到彥之敗還而王玄謨退走遂使代馬飲江建康震駭兩淮郡縣赤地無餘春燕來歸巢於林木至於齊出入於彭城懸瓠之間爭奪於雍豫青兖之地錯迕紛拂殆無寧歲陳慶之乘魏之亂而納元顥未幾而狼狽以歸梁武帝以妖夢之故思中原牧伯之朝卒自貽侯景之禍是數朝數君者夫豈不欲帝中華而奄北海哉理不可也見夫勢而不見夫理欲以東南之衆爭衡於西北頓擲人命違易天常

是以卒不能有成而自致折敗也夫終南劔門在乎西長淮大江在乎東首尾相呀重險相蔽而天地之形勢定所以隔區宇而限南北也且其土風不同材技不一河朔之人豪勁猛厲長於騎射善於馳逐而重厚耐久故能去國而遠鬪江淮之人剽勇輕疾長於舟楫利於速戰上岸殺敵洗脚入船故能馮險而善守四海混同南北爲一則都無所用苟爲分裂各恃所長康節有云自北而南則治自南而北則亂蓋其氣數使之然也如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夫燕趙之交一時將

相皆幽薊常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南受命
啓土則始於汴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旣正皇極平唐
蜀滅楚漢自江南至於嶺南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
之間至於閩越戶口滋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於
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夫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
後王而有今日也是亦自北而南也是以太祖不取
燕雲真宗不戰澶魏仁宗不伐靈夏高宗不絕金源
其繼三代踰漢唐致治享國之美禮樂文物之盛仁
愛忠厚之俗公普便利之澤結人心固天命非晉宋
六朝偏駁雜亂敢望其萬分之一者也子孫世守不

敢少有變更是以大本一定基緒延遠至於三百餘
年有漢氏之中微而無漢氏之大亂有李唐之中微
而無李唐之大亂漢氏之有天下四百餘年而唐有
天下者幾三百年自三代以來享國之久不是過也
而貴朝則近踰於唐遠幾於漢漢氏則大綱舉而細
目踈故其弊則禍起於外戚而國竊於大臣李唐則
細目舉而大綱頽靡故其弊則禍起於衽席而位移
於藩國貴朝則大綱正而不頽細目舉而不紊漢唐
之所以致亂者一皆無之而或有漢唐之中微者何
也祖宗交鄰之義有時而違之也夫邦交之事非惟

貴朝振古以然至貴朝而後盛爾經按小雅鹿鳴之
三遣使勞使則使人之事前乎此已有矣又按周官
大行人時聘間問歸服致禮是天子所以交諸侯也
諸侯間於王事則相聘相朝是諸侯所以交諸侯也
周室之衰齊楚秦晉始大行人之事始重申其辭命
致其曲直邦之安危師之利鈍皆繫焉是列國所以
交列國也至於六國締從連衡奉毛遂之盤進田文
之幣合沓蘇秦之車騎搖撼張儀之脣脰而列國之
交極矣至乎漢氏遣使四出陸賈唐蒙張騫蘇武遠
至數萬里又至十餘年中國所以交外國也至于蜀

漢吳魏各據一面自帝一方兵之勝負則繫乎交之
離合故其使人往來皆腹心大臣孔明魯肅鄧芝張
溫等皆一時之傑故漢吳一合而勝赤壁漢吳再合
而取漢中吳魏一合而取荊州吳魏再合而勝猗亭
當是之時行人之事益重是敵國所以交敵國也至
劉宋元魏裂天下爲南北行人往來兵亦不已沈範
吉常李彪周邵徐陵庾信等紛紜叅錯歷七代二百
餘年而離合不一大抵合則俱安離則俱危合則生
民受福離則生民被禍貴朝啓運刻平諸僭有沛然
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一再傳後遂肆憑陵真

宗不免親屈萬乘以幸澶淵寇準高瓊相與戮力以
卻大敵而聖慮深遠遂與盟約而南北之交始定好
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數十年其後盟約浸弛
再侵河朔仁宗則又屈已信義而富弼遂能負荷復
再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百餘年至于
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棄都邑高宗南幸墮讎
崇好遂安金源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
下者又數十年而海陵兇虐妄爲大舉以瀆明神而
貫盈自斃高宗猶示大信不爲追奔遂與金世宗定
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數十年生事之

人妄啓邊釁而寧宗增修德政復與章宗定盟好聘
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數十年由是觀之以交
鄰爲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於貴朝也故曰以和
議邦交爲國者貴朝之事也天子之所持守大臣之
所輔相百僚之所論議以爲社稷之大經者惟此而
已至於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一卒無
有成蓋本朝方極兵威奄征方國而天未厭亂每爲
差池是以陛下之聖意不能達祖宗之成規不能合
生民之命莫與救藥太和之氣將遂殄絕天地設位
必有對待陛下有此意則主上啓此心蓋其氣數亦

當然也契丹與貴朝定盟亦數世數十年之後也金源與貴朝定盟亦數世數十年之後也今主上之世數年數亦金源氏之世數年數也大定明昌之盛將復見於今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綿歷數歲儘自陳說擯而不問故經反復思惟以爲必有橫議之人將以弊貴朝誤陛下者必爲此事於經何有於本朝何有妨經何事害本朝何事所惜者貴朝之國體陛下之盛德也此事必行經不過失一身本朝不過失一臣大倉耗一粒滄海揚一波鄧林飄一葉泰山落一石國於何損至

若貴朝所舉皆中圖惟皆獲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平關中剗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爲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掛甲淮壩而遂無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則不旣大矣乎且貴朝光有天下三百有餘年矣盛治洋溢大業崇極方當白日之正中不趣羲和之馭可也將安將樂恬處易守不自搖動可也不棄其輔員于其輻以固皇輿可也經聞貴朝廣西帥臣以交趾之變有言曰國家紀綱正君臣和百姓安若其有故天亂宋也宋不亂宋經每爲稱道蓋有國者不畏夫有亂畏夫自

致其亂自致其亂則人也橫逆而來則天也天欲亂人之國其如彼何哉盡其在我者而已矣或者乃徇夫一已之勢徂于一時之利不思天之所警欲於大變之後抵巇投罅拘滯使人而別作爲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爲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義果能必無誤乎彼間探造鑿之人大抵皆爲弱彼強此之說以取容悅又惡知夫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哉經本布衣教授保塞主上聘起問以治道即以議和止殺爲請是以即位之初先遣信使即命經行入境以來綿歷四年凡有蘊蓄無不

傾盡經實何人敢如此過涉猛浪與人家國事蓋不敢欺天不敢欺君不敢誤國家不敢誤天下後世在經等今日之事止是告登寶位布弭兵息民意其餘無他蔽匿貴朝必以爲不可必不能從何用置經於此下一明詔數其好事難成之故梗礙牽制之由稽留使人不爲無故或別有蓋藏之跡明白指陳使天下四海知本朝之所以命使臣而欺貴朝貴朝之所以留使人而責本朝亦宜賜一明降或欲與本朝校量疇昔必決勝負一主于戰通好使人尤爲無用而乃仍自拘留擯而不問陳說不答表請不報差官不

從告歸不許老天長日寢以銷鑠必自斃館下經等之辱固自遺臭通好使人至於如此亦非貴朝美事所以惶惑無聊而又致夫此也觸忤聖聽不勝戰懼之至前後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同在患難宜忍以待之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李全義詣淮東

制司訪問經等所在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亦為似道所革不報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朱熠皮龍榮沈炎並兼賓客蒙古行交鈔法王文統立十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于潁州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申嚴私鹽酒醋麵貨等禁八月蒙古以廉希憲為中書省右丞蒙古李壇乞遣將益兵渡淮攻宋蒙古主以方遣使脩好不從九月蒙古李壇

復請攻宋蒙古主復諭止之冬十月甲辰詔黨丁
 大全吳潛者臺諫其嚴覺察舉劾以聞當寘于罪以
 為同惡相濟者之戒時賈似道專政臺諫何夢然孫
 附鳳桂錫孫承順風旨凡為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
 斥帝弗悟其奸為下是詔壬戌竄吳潛于潮州
 十一月戊子熒惑與填星順行太陰犯房蒙古發
 常平倉賑益都濟南南濱棣饑民十二月蒙古號西
 僧八思巴為國師統釋教八思巴吐蕃薩斯迦人族
 欵氏也年十五謁蒙古主至是日見尊禮云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八

據在昭陽
 協治聽賜
 因鄭給事

